

卷

丙子

三國志目錄中

蜀書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蜀書

卷第一

二牧

劉焉

劉璋

心源捐送國子監之書置成南學

卷第二

先主

劉備

卷第三

後主

劉禪

卷第四

二妃子

嘉靖九年補刊

蜀書目錄

先主甘后 穆后 後主敬哀后
張后 劉永 劉理 後主太子璿
卷第五

諸葛亮 子喬瞻 董厥

卷第六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卷第七

龐統 法正

卷第八

許靖 糜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卷第九

董和 劉巴 馬良 弟謏

陳震 董允 陳祗 黃皓 呂乂

卷第十

劉封 彭美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卷第十一

霍峻

王連

向朗

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卷第十二

杜微

周羣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卷第十三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卷第十四

蔣琬

子璠 犍為 廣漢 劉敏

費禕

姜維

卷第十五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常播

三國志目錄中

劉二牧傳第一

蜀書

國志三十一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
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
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詎松之崇祝公居

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

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觀靈帝政治

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

剥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

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

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

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歛煩

擾謠言遠聞祖儉正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

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

陽城侯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

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

本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亦為惟蒙臣松之素靈帝崩後

義軍起孫堅親荆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為荆州不與焉同

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勅焉為益

州刺史前刺史劉儁卻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籍元元無聊

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靡瘡決

潰為國生梗焉受命而行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

尉及太倉令會邑西趙韃棄官俱隨焉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

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亮極

圖議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自遠而來求原元

年日有饑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

舉扶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

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

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

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焉為儒宗其

見器重求為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

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幾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

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是時涼

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壞朕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是時涼

州逆賊馬相趙祉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

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

民翕習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

蜀郡獲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

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攝

歛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
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縣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
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
家故焉遣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
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
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益部耆舊雜記

日李權字伯豫為臨邛長健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

反攻焉焉擊殺岐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
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
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
破殺岐龍等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

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

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

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為益州牧董卓

於郿塢為陰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

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典畧曰時璋為奉車都尉在京師

璋不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

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

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馬

肇將兵往助議即河南龐參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

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

從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癘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合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

刺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

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英雄記曰馬死子璋代為刺史長安拜諷川扈瑁為刺史入

漢中荆州別駕劉闡璋將流彌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韙進攻荆州屯胸臆上蠢下如振反

璋字季玉既襲馬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

殺魯母及弟遂為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

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

好攜隙趙韙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

而外言入故也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入流入益州數

威器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

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

州中大姓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入

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

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

璋為卿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

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

物故臣松之案魏臺訪物以之義高堂隆答曰聞璋復遣

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吏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

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

曹公時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以此怨

史兵後漢書注謂漢世謂蜀為史孔安注尚書云蜀史也

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羲以羲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羲與璋情

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無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

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方自矜伐不存

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勸之於

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

曰是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

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近其

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因說

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

法正連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

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義

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

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

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

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

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墊音徒詣

涪音浮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

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

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

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

備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

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二萬人穀帛支

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

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
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
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
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
中豪率雍閬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闡為
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
吳為御史中丞吳書云闡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
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家
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為左將軍
司馬璋時從羲啓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是
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

孔衍漢魏春秋曰許

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臣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行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劉歆見圖識之文則名

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

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

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

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

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

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

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

若韓嵩劉先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不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劉二牧傳第一

蜀書

國志三十一

先主傳第二

蜀書

國志三十二

帝魏冠冕
陳壽之於此
不足論也
私心村之其
文其其志
則亦為定矣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與器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漢晉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

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
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當資給先主與
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
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
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
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
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
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
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
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

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典畧曰平

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特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
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
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督郵以公事到

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

頸著馬柳五葬棄官亡命典畧曰其後州郡被詔書

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
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
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
郵遂就林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
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母
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

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
有功除為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雄

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為
募召合眾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為
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為別部司馬使
為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
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
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
此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
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備外御寇難內
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袁紹攻公孫瓚先
同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

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
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
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既

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
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
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
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
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
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
君四世三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
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
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
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此

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

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

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

鄆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

主曰曷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未

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違釋甲謹遣下吏

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

之誠副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

公表先主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

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

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

西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

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

豹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

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

又揚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

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

還小沛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更士大小

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

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魏書曰諸將謂布

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備之布不聽以狀語備備

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復合

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
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
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
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

送布曹公自出東征大維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

欽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

於梁國界中與曹公俱東征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

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

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

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

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案董

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辭受帝衣帶中密詔

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

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

主方食失匕箸

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

也一震之威乃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

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

誅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

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催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

昔曰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

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詎得曹公成兵顧不

足耶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先主據下

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

下邳而身還小沛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視諸

閑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顯明既去備謂張飛關羽

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

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

沛收合兵眾臣松之案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

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東海昌

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眾數萬人遣孫乾與

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

東征先主先主敗績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

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

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

便棄衆曹公盡收其衆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先主妻子并會關羽

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

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

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魏書曰備

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

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亡歸先主

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

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

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

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糜

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

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

其心陰禦之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坐

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解肉皆消今不復騎魏書曰

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世

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
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
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隨襄陽城西檀溪水中弱不得
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
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
速乎 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
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舉 使拒夏侯惇于禁
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

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
等追之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
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
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英雄記
增則此未足為恨也 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
我備領荊州刺史 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
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

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
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 臣松之以為
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計久定無 子琮代立遣使
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
眾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

曰吾不忍出 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
宋忠詰備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
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全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手
引刃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為解忿亦証大丈夫臨別
復殺卿輩遺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琮及荊州
更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荆州臨亡託我孤乃駐
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州乎

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
典略曰備過解表 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
墓遂泣涕而去

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軍，不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

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

勢信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按膠撫寒含夢問疾而已哉！

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

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

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

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

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

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

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

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備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

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

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

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

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是凡人，偏在遠郡，

行將為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住鄂縣，即遣諸葛

亮隨肅詣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

并力。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

侯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

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在

不可得，委署僕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

乘單船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果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

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

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地在後將

二千人與羽乘俱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孫盛曰劉備雄才與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且人欲專美之

辭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

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荆州數郡

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

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

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

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為是

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

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必不敢越我

機京北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廬

將領武陵太守為備所攻劫死子禕事見魏武本紀廬

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

為荊州牧治公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

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為是

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

從之權果輕計遷觀為別駕從事獻帝春秋曰孫

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

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

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

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荅不聽曰益州民富疆土地險

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

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

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彗謂其力屈無

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

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

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

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

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

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遥聞公將遣鍾繇等向漢

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

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

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

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

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為

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

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前見張松

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
眾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
處所由是盡知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荆州將步
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

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
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
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
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
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
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明年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膺齒又樂
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膺齒又樂
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
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

從璋求萬兵及資實以饋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

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

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

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

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益部

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

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

先主徑至關中膺兩將并立

先主徑至關中膺兩將并立

先主徑至關中膺兩將并立

先主徑至關中膺兩將并立

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

先主來涪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蜀郡人家世一皆破敗

退保縣竹璋復遣李嚴督縣竹諸軍嚴率眾降先

主先王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

趙雲等將兵沂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

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

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軍降之任厲聲

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傳子曰初劉備備蜀丞相掾趙雲曰劉備其不濟

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何以圖人蜀雖

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幹

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

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

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

長佐人之何為不濟也典畧曰趙雲字叔茂京兆

益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量卓欲以所私並充

而而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病卓雖凶戾

公平官州執事日亂相見之曉也遂辟為賓客曹

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素衣先

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

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孫乾為賓客及董和

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義又璋之所持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與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二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諸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

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顯等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

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
歛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
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
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
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
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
中郎將臣射援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雄扶風人
始祖謝服為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改為射子
係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
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
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
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軍師將軍臣諸
相諸葛亮以援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

葛亮湯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
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
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
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
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
逆謀皆馮世寵藉屢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
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
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
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曾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
太子薦殺見害亂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

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遇絕王命厭昧皇極
欲盜神器左將官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軍
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
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
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
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閹樂之禍小有定
安之變趙高使閹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爲定安公夙夜端愴戰慄累息
昔在虞書敷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
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
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

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
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
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
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
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
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
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
依舊典封拜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
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
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

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羣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

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

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

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

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翼鄭玄

庶衆也厲作也序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親也五帝損益此道不

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

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

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

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

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

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
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臬國難未已宗廟
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
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
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
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
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
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
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
督鎮漢中

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

時關羽攻

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荆
州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
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
在所並言與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
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
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
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
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
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
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

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
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
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
氣直立數文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
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
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
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
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
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
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

歲星見在胃昴畢昂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
邪消亡聖諱豫親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
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
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
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
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
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
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
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
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

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三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為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為大王出自孝景皇帝

中山靖王之胄本枝百世乾祇降祚聖咨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識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即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於成都武擔之南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

莽篡盜先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
兵安忍 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
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
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
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
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
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
與百寮登壇受白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
神嚮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
帝惡其因喪求好勅荆州刺史斬冉絕使命 典畧曰
備遣軍謀掾韓冉與書帛并貢錦布冉稱疾住上庸上

庸致其書適合受終右刊記報答
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
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臣松之

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結漢祚不
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
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
載記闕畧良可恨哉 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

太子六月以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
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
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
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
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

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猓猓交亭駐營自猓嶺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猓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猓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

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曷音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爲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爲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

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
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
智量甚大增脩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
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惟賢惟德能服
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觀諸子
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中韓音子六韜
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
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
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
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
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
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
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

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
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
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帝筆畫作兵馬
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
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
大敗還忿取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其畫作大人
而埋之者即是
言先主死意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
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
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
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
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黃初四年也

魏略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遣

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

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

子與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

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備遣簡到漢

中舍都郵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

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備以諸葛

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

政由葛氏祭即寡人亮亦以禪未開於政遂總內外

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荆州後主傳云初

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

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

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

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

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

荆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

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

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

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梓潼太守朱褒擁郡反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

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

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雋欲

以安之褒猶不悅改遂以郡叛應雍闓臣松之案以

為房為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奸

慝斯始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

吳據郡不賓越雋夷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

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

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

將河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今巴郡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水陽平石馬諸葛亮集

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濇善積者

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

暴而三曰表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惡董卓造難震蕩京畿

曹操階禍竊執天爵殘剥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不孤豎

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

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照烈皇帝體明

敵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

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不承

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降於地萬國未

靜早世避祖朕以勿冲繼統為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

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

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

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櫛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

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未

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

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

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

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

蜀志三

故城是

亮集

極

畿

豎

明

人

承

未

光

救

先

自

逸

以

能

以

董

督

元

三

郡

是

者

極

者

而

禪

三

日

朕

聞

天

地

之

道

福

仁

而

禍

濇

蜀志三

郡

是

者

極

者

而

禪

三

日

朕

聞

天

地

之

道

福

仁

而

禍

濇

蜀志三

郡

是

者

極

者

而

禪

三

日

朕

聞

天

地

之

道

福

仁

而

禍

濇

蜀志三

郡

是

者

極

者

而

禪

三

日

朕

聞

天

地

之

道

福

仁

而

禍

濇

今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余奢反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

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

郡漢書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西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年亮休士勤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叟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

亮卒于涪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

臣松之案湔縣名也屬蜀郡音翦

登觀阪

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璿為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雋太守張嶷平定越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
大將軍王平拒與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
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
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

馬蔣琬卒

魏畧曰琬卒禕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
姜維迎逆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
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
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
霸來降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
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
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之子孫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

于漢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眾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眾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綿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為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為魏大

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璿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眾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眾出侯
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眾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
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
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
改元為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
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
深遠借緣蜀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萬歷載遂
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一文皇帝命虎牙將

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不門戶大

義炳然而不德暗弱竊貪負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

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

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勅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

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兵來之惠全

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靈復

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

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勅賜

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地王謀傷

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

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謀怒

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
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譔哭
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紹良與艾相遇於雒縣艾
得書大喜即報書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
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
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
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
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
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
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
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冲以禮與櫬皆前哲歸命之典
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
義乎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
蔣顯有命勅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
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
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絲絹各二十萬
匹餘物稱此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與櫬自縛詣

軍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諸公贊曰劉禪乘
螺車詣艾不具亡國
禮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
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馬資嚴
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
會既死蜀中軍眾鈔略死喪狼藉數日乃安集後
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
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縣公
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
下以時雍為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
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

類於獲又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
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
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
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
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
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
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
國為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復信思順以享左右
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用考
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

永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

是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

待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

通並封列侯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

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

非之他日王問禪曰類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

正聞之陳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

在龍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

笑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蜀記云謚曰

諱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為昏

沒

聞之後傳曰素絲無常而唯所深之信矣哉禮國君
 繼體瑜卒改元而章武出之三年則章稱是與考之
 古義體理為違又國不更其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
 多遺災異摩言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
 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
 歲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
 矣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救者亮答曰治世
 以大德不以小惠故臣儻吳漢不願為救先帝亦言
 吾周旋陳元方鄰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
 不語救地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救育何益於治
 味達家建武建安之號皆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
 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茲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
 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二主妃子傳第四

蜀書 國志三十四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
 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
 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偏
 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
 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
 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脩仁淑慎其
 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
 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樞
 在遠飄飄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

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
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
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
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
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
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
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
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
異室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
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

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禮也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
焉有舊情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
者相后當入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
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秋云先

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羣下勸先主

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

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晉鑿齒曰夫婚

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美示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改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奪之偏而引前失以公約廢非導其君以美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

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后薨合葬惠陵孫盛蜀世譜曰壹孫喬沒李雄中三十年不為雄后也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崩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

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脩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

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為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脩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

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未嘗官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諸構永於後主後主猜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來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爲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謚曰悼王子哀王胤嗣

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勲脩茂質祗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脩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

友等皆謂為信然接崔氏譚州平太尉列子均之季也○魏

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將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

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任進可

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

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遠遊何必故鄉邪○臣

松之以為龜羅此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魚為

已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

達之流固必愚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

乎夫其高吟侯待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

使將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

其器能誠非陳長又司馬仲達所能顧顧而況於餘哉苟不

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止向者蓋以權

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已任

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鳴鶴已翔時

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數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時

先主也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哭之謂先主曰諸

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手襄陽記曰劉備

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先主曰

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

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

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

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

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

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

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

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

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

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
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
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
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
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
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
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
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
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
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

敢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
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
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
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畧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

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
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
眾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託時適
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
復有遠志但結託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託而言曰
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
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
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
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
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
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
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松之以為亮

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諸臣
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請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
垂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
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
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
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
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荅曰君
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
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
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
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

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日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先

於事請從此別遂請曹公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

人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

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繫之擊鼓以令於市

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踈巾單衣折節

學問始詰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甲躬早

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翰

相親愛初平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荆州到又與諸葛亮

特相善善及荆州内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比至

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教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

太和初諸葛亮出離右閭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款曰魏殊多
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
存焉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
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

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
曹操並爭天下今操先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
威震四海英雄無二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
量方而處之若能以兵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
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而事之
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
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
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
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
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

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千萬之衆受制於人吾
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
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
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
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
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嚴上將軍且此
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
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
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

吳之勢逼鼎足人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
 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二萬隨亮詣先
 主并力拒曹公亮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
 同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其度能
 賢亮而不前盡亮吾是以不智且然之以為亮者孝屬著文立
 論甚重諸身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矣亮曰君臣相
 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乎有守建斷金南懷擇
 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為生行已豈其然哉關
 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曹公敗于赤壁
 矣猶義不肯本曹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曹公敗于赤壁
 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
 督夷陵荊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亮
 傳云亮時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
 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

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
 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
 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
 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
 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
 言曰天下英雄喁喁莫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
 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
 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
 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又勤苦
 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

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盡百姓懼未能終於歲丞相亮其志康意無忘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

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空後領司隸校尉蜀記曰言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到室長史樊詭身非所因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成郭冲以馮亮權者英略有論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或焉條亮五事隱及不聞亦世者實奇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恢然善冲之言

隨事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刻百姓自君小人成懷終戮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時據刑苑禁以難其望亮答曰君知其義宜相降下願緩刑苑禁以難其望亮答曰君知其義宜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

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

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亮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已尋冲所述亮答專自亮刑法峻急刻刻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刻為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客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史客如劉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難曰為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授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為魏竟是誰乎何其寂蔑而無聞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蜀以

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
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
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孫盛曰夫
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非者舉棊不定
猶不勝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囊
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因委付
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
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啓篋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
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也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
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建興元
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
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

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

國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

許芝謂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

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

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戒魏不審鑿今次之矣免

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器艾之齒承為指而進書

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偏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

亦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疆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

道討淫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其調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

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

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

繼之以篡縱使二子多逞蘇張說靡之說奉進驩堯滔天

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

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

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沉以數十萬之衆據道

而臨有罪可三年春亮率眾南征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

得于擬者哉

一部虎賁六十

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漢晉春秋

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昔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鬻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

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減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
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相靈也侍
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
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
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
十有一年矣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
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
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
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

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

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漢書地理志曰瀘

縣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

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

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

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

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外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

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

鄂

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偏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鎮息鼓不得妄出幕慢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狃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拱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疆伏循山走矣候還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貞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死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索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漳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駿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楊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

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率眾拒之亮身率諸軍

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

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魏明帝西鎮長

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

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

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臨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贊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

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

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技西

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技西

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技西

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技西

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
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

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

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

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

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為

右將軍行丞相事所揔統如前

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

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

在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雜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

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

徵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

弱十一月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

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

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

也且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且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

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

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

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且謀且深然法險被創危然後

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且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

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

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胃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

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

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

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
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籌操為
能猶有此失况臣驛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
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遺雲陽羣馬玉簡芝立白壽劉鄩
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雙青羌散騎武
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
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
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

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持手謂
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
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羽豎敗於
歸蹇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巨勳躬盡力死而後
已至於成也然利純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於是是有散關之役
此表亮集所無
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
出張儼默記

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
七年亮遣陳武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
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
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
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賊斬王雙今歲爰征
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

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

而久自提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

其勿辭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群臣以並尊二

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

戩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

可一朝廷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此賊得計非算之上者

昔孝文平蕭何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

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

望以蕭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

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嘗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

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九年
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

以應亮於西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
明帝曰西事重非君莫可討者乃使西也長安督張郃費
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却徐衆悉出
西救祁山郭淮欲分兵駐雍鄂宣王曰料前軍無當者將
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黠布
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却郭淮費曜等微亮
亮被走因大麥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却郭淮費曜等微亮
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主于國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
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
軍以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
進前而不敵偏生失望也今亮懸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
不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千於南國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
曰公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千於南國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
延高翔吳玠拒火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糧盡退軍與
鎧五千領角弩二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魏將張郃交趾射殺郃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
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

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劔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
守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

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
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
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
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
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
郃欲宣王一戰大刺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
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壘
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劔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
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過之言孫盛習鑿齒求異
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冲言知其乖刺多矣

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

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

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
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幸佐治其固
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爭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

其衆耳將至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
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取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

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志

嘔血一夕病營道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于郭氏塢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

三投尋還往大還小戩而亮卒巨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謂亮勝身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

大也夫以孔明之器豈為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為言也其云入谷

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

下奇才也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

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

不便料死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

歛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

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

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

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邁疾

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

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

柱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蓋君為忠武侯魂而

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來哉初亮自表後

主曰成都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

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

天恩

臣

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
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率如其所言亮性長
於巧思復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

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
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屬臣子又楨

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嘗載作木
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額中活著於腹載多
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
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角背方者為
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直者為牛角細者為牛
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
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
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十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
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
廣一寸後軸孔六分前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
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孔分墨四寸五分前孔長

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
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
枚受米二斛分三斗從上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
孔去下孔分三斗從上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
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
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和長二尺一寸廣一寸
五分厚一寸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
四分同杠耳

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

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禮
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
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
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
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通靈蓋季世
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穎而恭嘗止於君門廟像闕
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
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曠而無典違之京師又偏
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遵其墓立之
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數吏欲奉祠者皆限至

廟斷其祀以崇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
正禮於是始從之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
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
開列為西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
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
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筭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

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

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兵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

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
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
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
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
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
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
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
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
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
武功分兵屯田爲九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

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
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
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
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
臣愚以爲咨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咨
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咨繇與舜
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
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
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
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繼古聖焉然無忌故

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草諱所以明大通之遠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已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遠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弟傳於谷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書在亮集

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喬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允並平

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洛陽住前鋒破還還任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于室曰瞻雖智不足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同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魏軍而死

河東

紫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為郡令 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郡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郡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深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

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

陽樊建代焉樊亦義陽人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

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

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

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

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

樊宜表後主乃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

關字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為

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

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

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
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漢晉春秋曰魏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

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

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顯牧而不能

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

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

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

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

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

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

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

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

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為佐相而羣

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

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

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宿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

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

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

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

也而真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

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疆弱

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

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

勇而能圖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

能關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

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前而堅重矣蕭則
 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李用命赴險而
 不顧此所以能開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
 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園澗藩籬障塞皆應纖墨
 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表子曰蜀人
 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表子曰亮治實而不治
 名志大而非急務何也表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
 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表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
 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
 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
 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表子曰亮
 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
 子美之何也表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
 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
 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
 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
 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
 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
 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歿後嗣既統各受保阿
 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

也歷前世以觀近世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
 地踰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
 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
 萬長驅初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
 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
 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少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與
 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鞬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
 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傷乎或
 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緩靜百姓
 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
 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
 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
 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之才用兵眾未易可
 擊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而
 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
 焉請聞其說若曰亮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持疆弱縣殊而
 天下皆用兵之國而亮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持疆弱縣殊而
 魏為敵戰之國而亮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持疆弱縣殊而
 陽平禽夏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將子
 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將子

通言彼時有徒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去
 德與操智力多士眾寡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
 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持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咸
 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
 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眾兼從五國之兵長驅
 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
 加以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
 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
 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審義義
 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
 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譟而永思厥先哲之遺光登
 隆山以遠望軼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友通人靡
 滯大德不常故谷一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擊解褐
 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在異徐
 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俾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
 有知已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
 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
 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

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
 千井齊驚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
 畫滅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
 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諒過許由負屨蒞事民
 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于魯蜀民知取河渭安堵匪臯則伊
 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
 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歎責有遺格惟子
 之勲移風來世詠歌餘典孺夫將厲遐哉邁矣厥規卓矣凡
 若吾子難可窺已曷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
 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爾勉以髣髴其影響
 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王隱
 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諸葛亮傳第五

蜀書

國志三十五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燕監鏤板
左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五傳終始不全之意者壽以武故忘之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蜀書 國志三十六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
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
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
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

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
下邳關羽啓公公布使秦宜祿行
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
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

先主之龍襄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
守事魏書云以
羽領徐州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

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

蜀書卷之五

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傳子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羽不自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

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

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表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

各為其主勿追也臣松之以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

度孰能至於此乎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

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

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

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眾散

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

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邪臣松之以為備

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諧耳若為國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寔繫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孫權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為雅言耳

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荅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

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

真梁郊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將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曰馬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

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念其淹遲又自巳得于禁等乃罵曰貉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已偽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臣松之以為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於艣艣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真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晃曰大兄是何言邪羽不能北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

及子平于臨沮

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

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吳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以追謚羽曰壯繆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諸侯禮葬其屍骸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子興嗣興字安國少傳云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

有人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

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會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宗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

公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表紹劉表表卒
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
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
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
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
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
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
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
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
拒戰顏答曰郤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

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

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

賓客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飛所過戰

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

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

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

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督別諸軍下巴西欲徙其

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

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

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麀

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
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
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
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
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
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
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塘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
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成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
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
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
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
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
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
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
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
曰噫飛死矣追謚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
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
於縣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

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眾詣
長安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
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
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
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龐息親斬援首後騰與
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衛尉以超為偏將
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略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
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關
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
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鄯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
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州
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軍
行事典領部眾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

征西將軍常屯河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
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
王承等恐騰為己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
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始
其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入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眾還
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因家網紀始地乃使司
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為前
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於救民
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
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
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襄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
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詔拜為偏將軍使領
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超既統眾遂與韓遂
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超既統眾遂與韓遂
合口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
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
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眦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

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

在蒲阪欲而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通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感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

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

兒不死吾無葬地也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

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諸郡

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

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超

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

楊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叙起於鹵城

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

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

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典略曰建安十六

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與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

及其衆十萬同據河潼建列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

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

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張魯以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

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

時其小婦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旦种上壽於

超超推曾吐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後數

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曾將楊白等欲害其

能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轉

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

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

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

督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

因為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

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拔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數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松之按以為超以窮婦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曄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先主為

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釐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氏羗率服獯粥慕

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畧曰初超之入蜀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問圖以秋付魯魯自手殺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

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眾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遥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

內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

主為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表紹稱

冀州牧贊深屬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表氏君何還回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訕訕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表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獲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肯德也先主就表紹雲見於縣先王與雲同床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

及先主為葛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

也皆得免難遷在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

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曰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植
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雲至從平江南以為偏將軍領
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
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勉之雲曰
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
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
小相知雲曰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
近其慎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
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
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好而夫人內
欲將後主遷吳雲與張飛
勸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

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
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成都

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
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

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
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

其宜耳益州人民初遭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
後可復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

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
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

雲爲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偏遂前突其陣且闚且
却公軍散已復合雲隔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

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
拒守而雲入營翼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

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
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且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

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呼雲爲虎或將軍孫
權一先滅魏則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

權也先主曰曹操殺父奪妻大仇豈可輕視乎雲曰曹操非
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

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
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夫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

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
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

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

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衆

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賤為鎮軍將軍雲別傳曰亮曰

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

後軍資什物累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

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七年卒追謚

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

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

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

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為榮雲別傳載

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冲涉塗艱難賴侍

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叙元勳也外議雲宜謚大將軍妻

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

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

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溺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

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

順平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

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

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

飛吳卒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

未定之說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蜀書 國志三十六

夫... 昔... 黃... 蜀... 國志... 蜀書... 國志三十六

龐統法正傳第七 蜀書 國志三十七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

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

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諸葛孔

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事陽人

孔明每至其家獨拜於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

公值其渡河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

使連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其妻

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

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

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

今名要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

世文晉太康中為峽州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

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

曰德公誠知入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此實盛德也

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

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

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

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

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

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

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

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

牛能負重致遠也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病所致一

入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

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治世俗甄綜

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祿策攬倚伏之謂全琮曰卿

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

而抑許文休劉惔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難守

靜進能不若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貌潔然觀其車齒

牙相類咳吐唇吻自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

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

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東陽令

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主書曰龐士元非

百里才也後漢治中別駕之任始嘗展其驥足耳

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

為治中從事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客宴語問曰卿

事勤仲謀相留之乎在君為君其無隱統對曰有

之備蒙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往殆不免

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

行其意獨為亦慮此也孤以件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

援故决意不疑此誠也親待臣於山望曷亮遂與亮並

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

為軍師中郎將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荆州荒殘人

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

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滿曰今指

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

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而失

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

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遂取順守報之以義事

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

日不取終為入利耳備遂行

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

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

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

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

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

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

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

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

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

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

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

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
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遠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
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
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
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
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
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
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習鑿齒曰夫霸
王者必体仁義以為本杖信順以為宗一物不具則其
道乖矣今劉備備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
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警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
統懼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眾中匡其失而不

修常謙之道矯然太當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
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
理則羣策必萃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
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能
遠謹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臣松之以為謀製利
章計雖出於統然遠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
情自戢故謂備稱樂之言不覺率尔而對也備宴酣
時事同樂謂自此武王皆無愧色此論有非而統無失
其云君臣俱失蓋分勝之言耳習氏所論進圍雒縣
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為流宕也

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
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即遷連議大夫諸葛亮親
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益曰靖侯統子宏字巨
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卒於
涪陵太守統第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

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

公襄陽記曰：林林同郡，習穎，穎事在揚威，輔臣黃曹

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魏文帝，而賢之賜林帳衣，照以顯其義節。

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祖父直，有清節，高名

師名有，高才，常備巾，具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

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真曰：

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更使之真，將在此

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真年未

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

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真於窻中，聞其與父語，畢問真，孰

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婚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

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

之號曰：玄德，先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

謀，司徒掾，建安初，天下飢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

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

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

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

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

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

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

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

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

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

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

嘉靖九年補刊

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
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

璋鄭度說璋曰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為州從事左將軍縣軍襲我

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

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

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

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

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

果如正言謂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

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

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

未必並歸外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

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

念宿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

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

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

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

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

卒至於此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

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

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
彊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
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
別屯日自零落落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
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
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
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瞻患意
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
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為界分
平資中德陽二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將軍

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
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
等為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
全有巴東廣漢犍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
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二
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
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
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
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
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

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
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
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
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執迫將各索生求
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
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諉然心自
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
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
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
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先

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
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
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
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
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孫盛曰夫禮賢崇德

為邦之要道封墓式問先王之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逸
高義冠世然後可以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
夷險易心論識則殆為譽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
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將
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
倫矣臣松之以為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况文休
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
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以靖方隗未為不當
而盛以封墓式問為難何其迂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

劉翁至於友于不穆失由子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
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
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為選官在卓未至
之前後遷中丞不為超越以此為賤則荀爽陳紀之儔
皆應擯棄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
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
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
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荅曰主公之在公安
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
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
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
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

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石侍立先主每

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
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幸而籍其國柄者
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
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

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

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

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

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則

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

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

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與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辨有此必為人所教也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其由唇齒也劉主天聰明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恥恨之餘辭非測實之常言也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

賜子聰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今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儼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還而先主大恐不肯退無敵諫者失下如兩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備

正曰明公親嘗矢石况小人乎先
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龐統法正傳第七

蜀書

國志三十七

許糜孫簡伊秦傳第八

蜀書

國志三十八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
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
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
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
卓秉政以漢陽周忠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
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
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為冀州牧
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陳
留孔伋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遷

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
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恚曰諸君言當拔用善
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
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恚令出於外斬
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佻合規靖懼誅奔佻蜀記
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 佻卒依揚
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
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
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
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
岸邊先載附從踈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

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表微
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
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
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純
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鉅鹿張翔萬機論云 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
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
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窟蠻貊成闕十年吉凶禮廢
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衰
術方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

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
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
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歐閩越
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
殍荐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惠相見
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獄
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
裝欲北上荆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蠢起州府傾覆
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
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群從自諸妻子一

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

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松之以

為孔子稱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識見安危去就
得所也許靖羈客會稽間閩之士孫策之來於靖何為而
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塗炭百罹備經可謂
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
張昭張紘之傳同保元吉者哉懼卒顛仆未為亡虜憂瘁慘慘

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關庭而
荆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
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士威彥深
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
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

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
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
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
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爲交州
刺史見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
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
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
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
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
未銜罪責入於裔土天昔管仲翼周杖鉞專征博

陸佐漢虎賁警蹕

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

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
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
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
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爲賞罰
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
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
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顯顯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
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辭
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

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
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
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
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
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荆州與蜀郡太守
王商書曰文休侗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
為指南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問
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文疑不能黨信大
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
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
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豐寶
物所出斯乃校失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

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則自遺患矣璋役其言乃拒絕
之荆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敕致
殷勤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
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成都禽
聖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
立祠作銘以旌先賢脩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
於官許靖代之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山陽公載記曰建安
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敦為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十
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先主為漢中
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
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
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
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

不倦丞相諸葛亮嘗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
靖天沒欽子游景耀中為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
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
及紀并子奉魏初為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
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魏畧王朗與文休書曰文
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
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
之別於歲月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
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
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濟輩畧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
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遭蹇之隔時聞消息於
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
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
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
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供道足下於通夜奉奉
纖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

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最
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敘足下以為
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摠此二
義前世鮮近以同為聯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
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
故遣降者送吳所獻久潤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
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潤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
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
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六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
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
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
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王之禮
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德集親升堂穆穆之盛禮
瞻燔燎焯燿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為慶唐虞之運際於
紫微之天寔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
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
迴望側耳而聽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
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
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發帶委質游談於平勃

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燕高談大康亦足遺憂而志老提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遑公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慙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羞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綠瞻睇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後運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誦等使重為言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勳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不能已若不言是下之所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敘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俱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反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

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貨

產鉅億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

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

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

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

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

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

如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

振後曹公表竺領羸郡太守曹公集載公表曰秦山郡界廣遠舊多輕

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羸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備
將軍麋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羸郡太守撫
民憲吏竺弟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
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
郎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
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
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
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
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
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
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鄭

傳云玄薦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

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

乾自結表紹將適荊州乾又與麋竺但使劉表皆
如意指後表與表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毋
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
相為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
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
卒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
旋先主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
為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

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
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儀性簡
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
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為屈
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且論者
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
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
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
而原欲釀者真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或曰雍本姓耿
幽州人語謂耿

為簡遂隨
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
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
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
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
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
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
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
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人也有才學州郡辟命
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

百里寒人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竒以童冠而立
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頽凋固知選士用能不拘
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
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
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己以安人則宜卓犖
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
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
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
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
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龍雙名竹

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薰芻之嵩樂面前之飾而
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
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
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益部耆舊傳曰安廣

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
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
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
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遠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
以清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
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為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
以安所長宓曰記
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

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銜玉
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

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
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術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
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得
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時
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傳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
於九臯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
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
之戚焉後商爲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
匿南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動類者也觀嚴
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

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虜
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
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
詠歎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
蜀本無學士文翁造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
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
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
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
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
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

速定其然先是李權後必借戰國策必曰戰國從
橫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
指歸之文救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必
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棄遺非虛無自然嚴
平不演海以受於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
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
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
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
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獷逐之失定
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臣松之案書傳魯定公
無善可稱必謂之賢者

淺學所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定公法曰不見所欲使

心不亂是故天地真觀日月古大明其直如矢君子

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獸以國之譎權乎哉或

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楊文藻見

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臣言不能盡意何文

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

不可嘿嘿也劉向七畧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
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

朝八卷一卷目錄接輿行且歌論蒙以光篇漁父詠

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

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書哉天

性自然也蓋血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
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耻華子成之誤况賢
於已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一子貢之說曰君子實
而已矣何以文為區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
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亮為師友
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安稱疾卧在茅舍纂將
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亮第宴談亮卧如故
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
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
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
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

明父當是明府

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
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必以簿擊頰簿手
版也
曰願明父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為明府
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
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為
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
為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淮濟四瀆江
井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勝壘而興作
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帝王
世紀
曰繇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已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
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圮胷折而生禹於石紐譙周蜀本
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
石紐其地名剡兒坪見世帝紀
昔堯遭洪水繇所不
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為民除害生民已來功

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蜀記曰三皇乘祇車出谷口未詳其所由知為斜谷也

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

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

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

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交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
帝王霸差公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
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

意雖行舉舉動未悉允當將濟以為大較廊廟器

也萬機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麋

坐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宋始

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暴專對有餘文藻壯

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

蜀書 國志三十八

卷之四